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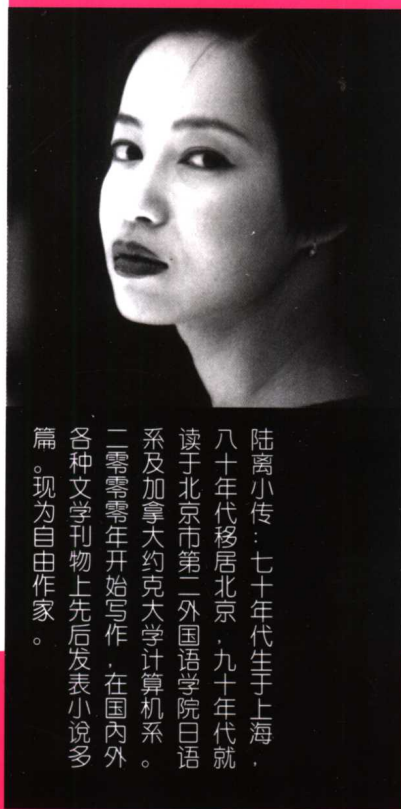
Xian Zai Kai Shi

现在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春天文学丛书

高

王



陆离小传：七十年代生于上海，八十年代移居北京，九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及加拿大约克大学计算机系。二零零零年开始写作，在国内各种文学刊物上先后发表小说多篇。现为自由作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

Xian Zai Kai Shi

现在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春天文学丛书

高



陆离小传：七十年代生于上海，
八十年代移居北京，九十年代就
读于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
系及加拿大约克大学计算机系。
二零零零年开始写作，在国内外
各种文学刊物上先后发表小说多
篇。现为自由作家。

王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在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陆离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0

(春天文学丛书)

ISBN 7-02-004012-8

I. 现… II. 陆…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3132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责任校对:王清平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李 博

现在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Xian Zai Kai Shi, Shen Me Shi Hou Jie Su

陆 离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4012-8/I·3050

定价 14.50 元

出版说明

“春天文学丛书”是伴随“春天文学奖”出现的一套丛书。

“春天文学奖”始于 2002 年春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每年一届,获奖对象均为三十岁以下,有优秀创作成绩者。“春天文学丛书”始于 2002 年秋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辑,作者均为“春天文学奖”获奖者和提名者。

这里,特别感谢作家王蒙先生对“春天文学奖”的大力支持。

在首届春天文学奖颁奖 座谈会上的讲话(代序)

王 蒙

首先我祝贺获奖和获得提名的三位年轻的朋友。我也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件事情。我捐的那点钱微不足道,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活动,特别是不足以将这个活动长期开展下去。还是要靠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我国最大的文学出版机构,才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做下来。

人年轻的时候的写作,是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我常常想起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年岁不过比现在龙女大一点。我第一部作品出来后,送到一家出版社。我还通过某些关系,虽然我那时还不怎么太懂得关系,关系也很有限,但是尽我的力量通过一些关系,希望出版社能够起码看一遍我的稿子。我等待出版社的回音等了一年。这一年当中,比等待女朋友的回信还着急。昼夜在那儿盼,有时甚至看到天上飞了一只燕子,我想这是不是一个兆头啊,可能出版社要给我打电话了。我还曾经偷偷跑到出版社那儿蹭。记得大概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有许多戴着眼镜的,深度眼镜,显得非常有学问的人。而且他们是说那种南方的普通话,叫做青蓝官话的,就是当时我最佩服的一种话。那时中央首长大部分都那种发音。如果是纯粹北京话,就像侯宝林了。必须是南方人,而又说普通话。我听了他们一边出来,一边说

话：这个主题怎么样怎么样。把我给服得呀，就像看到一群天神一样。那时候我也害怕，我怕他那个主题往我的作品上面一量，我的作品就完蛋了。然后再说一点比较深的，什么“把握得不准”啊，什么“细节还差”，等等这些东西。我听了最佩服的一个词儿，叫做“艺术感觉”。我那时听了那个“艺术感觉”，就不知道那个细胞是长在什么地方。真是佩服，真是服。同时我那时非常敏感，谁要是夸一句，真觉得比你爹娘还亲。谁要是嘲笑一句，就一下子灰心丧气，觉得再写下去毫无意思了。你干别的事儿，干多干少，总是干比不干强。可这写作呢，也许你写得越多越没意思，写得越多越没有希望，写得越多越令人厌烦。初学写作的人有一种脆弱性，更需要关心和鼓励。在他或她寂寞枯坐的时候，想到有人承认，有人奖励，这是一种力量。好多年前我听姜昆有次发言，他是说一个具体事儿，他说当年的艺术家，在他们正青春年少、才华正焕发的时候，他们挣不上钱。现在能挣上钱了，也能干什么了，但他们老了。姜昆就说，这个出处我记不得了，他说这就是“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豆儿，有花生豆儿的时候却没牙了。”我觉得这是人生的规律。人生就是这样呀。你最渴望写作，最燃烧着写作激情的时候，你不一定受到别人的关心和重视，写得也不一定好。而后来你写得稍微好点了，成熟点了，发表起来白纸印黑字不困难了，而你的激情却难以燃烧了。写来写去，文章满纸书生累。也不过就是纸上的工夫，不过就是一些书生意气。所以我就想，在非常年轻的时候，能得到一点鼓励，一点支持，也许比没有强。

但是对年轻的人，你很难预见。我今天不是故意充老大。譬如像龙女，她是1984年出生的，她整比我小50岁，比我大孙子只大1岁。我的感觉，她不是下一代了，而是下1.5、1.8、1.9代了。她们比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幸福得多。但是她们或他们

会一直写下去吗？还是写着写着就出国了，就再也看不着了？也可能是写着写着神经控制不住了。会杀一个人？像顾城那样子，杀了一两个人，然后再杀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真是难料。所以我又希望年轻的写作者，能够适当凉一点，不必心太热，燃烧得太厉害，太厉害了，烫别人也烫自己。

我还愿意同非常年轻的、各方面都非常新的写作同行，探讨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文学当中，要不要有对某种价值的珍惜？其实我对所谓新新人类的作品里头，那些形式上手法上的创造，不觉特别稀奇、离奇。有网上开玩笑的，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网络文学的发明人是王蒙，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早以前就在写作的时候神侃胡抡，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他早就写过了。看了之后，我不知道是我的光荣还是对我的嘲讽。但不管怎么说，我对那些花样翻新的形式上的变化，写作上的力图面貌一新，不觉稀奇。其实作家多多少少都这样。我当年写作的时候就想：别看我是个小孩，又瘦小枯干，一无可取，但是我的作品拿出来，所有现在活着的作家，跟他们没有一个一样！和所有已经死了的作家，也都不一样！我自己认为，我这个作品是从我这开始的。所以我对花样翻新没有什么奇怪。但我有时感到困惑的，就是有些作品我看不出作家心疼什么，看不出珍惜什么，看不出对价值的理解，而只有对价值的怀疑，乃至价值的摧毁。其实，即使是一种反价值，也能看出他或她珍惜什么。感叹世情的险恶，是有价值感的，总是心中有一个正常的、不险恶的，险恶的反义词是什么，温馨？说这个词好像有点牙根酸，反正有一点不险恶的善良的价值向往。有一点真诚的东西。譬如讽刺一个男人的虚伪，这就假定了世界上还有不虚伪的男人。如果全世界男人全部虚伪，一个赛一个虚伪，就不必讽刺了。没有必要为乌鸦长得黑而悲哀，除非你发现了一群白乌鸦。

有时人们把价值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但我觉得价值不一定都从属于意识形态。譬如爱情，爱情里头有许多虚伪，还有流氓，还有强暴，还有腐蚀，还有金钱，还有市场，还有商品化，还有艾滋病，还有变态……这些全部写完了，总还有说得过去的爱情，有一种心和心之间的感应、充实和温暖，哪怕它仅仅实现在小说人物的梦里。在我们分析价值的意识形态属性时，也许会发现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即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想宣扬自己，论证自己，它必须力图说明只有它能达到人类的普遍价值，人类的理想与幸福。所以我读一些年轻人作品的时候，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觉得自己确实一天天老化，老化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虽然我还在垂死挣扎。我愿意从中学到新的知识、新的经验，但是面对价值虚空和价值困惑，我也感到困惑。我是相信，即使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广大人群接受，它一定是靠拢那么一种普遍的价值，人性本身所要求的价值。总不会宣传自己的价值就是虚伪，就是讹诈，就是说谎，就是勾心斗角，就是谁也别想活得痛快包括自己。不管是标榜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不管是标榜自由主义还是团队精神，总是要靠拢人性本身所要求的普遍的价值。年轻人作品有一种撕开长者假面具的一种快意，我也很能理解。我也不是不善于撕开别人的假面具，甚至自己的假面具。但是，总会有一种珍惜，一种价值的追求，一种珍重，一个理想，一个梦，一种眷恋和追求，而不只是一片诅咒。这是我看一些年轻人作品时产生的一种或许是过时的老旧的想法，借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希望得到指教。谢谢。

目 录

北京站有海吗	(1)
反面的谜底	(32)
我们究竟有没有过爱情	(63)
一个作家的梦魇	(81)
张望之死	(89)
阴翳街	(103)
天衣无缝	(116)
尼斯湖水怪	(154)
寻赵先生	(170)
无法还原	(216)
现在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248)
小贩的黄金	(271)
异梦	(281)

北京站有海吗

我同意一句话,叫人有时候难以解释自己的行为。但这句话并不完全,完整的话应该是人有时候难以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去年我在东北呆了一年,除了挣了些能养活自己的碎银子,什么都没干。其实我过得挺自在的,在长白山脚下,每天呼吸新鲜空气外加泡温泉,简直抵得上疗养院了。但我还是决定回来,我决定回来并不表示我过得不好,我过得不好并不一定回来。这个我跟自己说得通,但这么明白的道理大家不明白。他们认定了我放弃北京的优越工作和生活是想逃避,我反问逃避什么?他们假装要给我面子不肯说。他们不说什么正表明他们认定了我是想逃避,反正我怎么解释也没用,我没法给他们卸下旧脑袋换上高质量的新脑袋。只好自认倒霉。由他们胡乱认为去吧。

东北一年后,我在北京的生活有了诸多不便。刚回来时和朋友们的聚会就是一个问题。我可以跟朋友甲说,在东北,就呆着,整天听鸟叫。朋友甲向他的朋友甲 A 解释起来就有些为难。朋友甲说,他在东北呆了一年。朋友甲 A 通常的反应是,搞边贸吧。我说不是。那——朋友甲 A 故作神秘地等着我一鸣惊人。我于是笑笑,故作高深,什么都没干,就是呆着。呆着?老板才呆着。活儿都让底下人干了?朋友甲的朋友甲 A 给足了我面子,我也要照顾甲的面子。于是点到为止。反正只要甲 A 别有事来求我就行了。这样的事不一而足。东北一年的生活后,我成了个神秘人物。原来喝多时我就爱谈点禅宗什么的,还

一本正经地宣布过要坐禅，条件允许的话干脆闭关修炼，放下大话说我就不信我开不了悟。这下疏者认为我在东北做生意赔了个精光穿了条裤子就回来了；亲者认为我傻逼在深山老林里没开成悟差点成了原始人思前想后还是怀念充满了七情六欲的生活回归人类了。

我惊诧自己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比如刚回来时我常常望着满街的高楼大厦发呆，口中还念念有词，哇，这是什么，从来没见过。小果就耐心地说，这是宏伟大厦，刚建的。比如一次小果要我陪她去西单买衣服。我对小果说，西单？我没去过。小果不在乎地说，回来后没去过吧，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我去领你见识见识。一个月后，我就不那么说话了，我尽量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是东北生活这道鸿沟明明白白地摆在我面前，我给沟上填了些浮土，以为能踩着走过去了，难道我竟没意识到危险？

从东北回来后，我成了自由撰稿人，把那折磨了我近十年的专业扔在脑后。我总算偏离了那条令我坐卧不安的坦途，也许我是个自虐狂，我讨厌一眼望得到底的坦途。和我同床共枕了一个月后，小果意识到我不过是在故弄玄虚，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举，因此在为了我抛弃了一位无辜的哥们儿之后又认清形势重回他的怀抱了。我看着她扭着结实的小屁股一步步走远，她的屁股真不错。

在东北见得最多的女人是韩国大妈。我在长白山脚的温泉边守着一池子鸡蛋看她们如一群花蝴蝶般从远处一点点地翩然飞过来。她们显得比小姑娘还要兴奋，脸红扑扑的，也许是化妆搞的，反正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温泉里的鸡蛋。通常有人会跳出来显摆一通，我懂一些韩文，她是在告诉大家温泉煮的鸡蛋内熟外生，就是蛋黄老了蛋白还稀糊着这件

事儿。听的人总是倒吸一口气爆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盯着鸡蛋的眼神更直了,恨不得眼睛生出一把刀子戳到蛋里面看个究竟。然后就是从我手里花十块钱买六个鸡蛋,坐下来或者不等坐下来就迫不及待地剥蛋壳。男的比较矜持,浅尝几个就辄止了。大妈们一吃起鸡蛋来就走不动道儿,还常常会多买一些带回宾馆吃。我仔细观察过她们,拿她们跟中国妇女做比较,韩国妇女比中国妇女要健康,一个个中气十足,走起路来挺胸抬头,能徒步登长白山,当然她们吃起来也当仁不让。遗憾的是始终是中年妇女,这一年多没见到年轻的韩国姑娘。

我卖鸡蛋的成绩不错,韩国大妈们看见年轻的小伙子都表现得很踊跃,原来在这儿卖鸡蛋的中国大妈告诉我,毕竟是异性相吸啊,你不用多费口舌就比我卖得好多了。花荣老板见状把我吸收成了店员,还免了我吃住的费用。花荣是山脚下经营得最好的一家温泉旅店,兼营旅游商品。原先我就住在花荣,这样一来我工作和睡觉的地方不过一壁之隔,连原来到温泉边的五十米都不用走了。我的工作内容是向韩国人推销旅游商品,主要是野山参,操着半生不熟的韩语让中年的老年的有病的没病的韩国人觉得没有了它就活不了太长,能活着也不会太健康,直到他们乖乖地掏腰包把一株株奇形怪状的参如获至宝地捧回去。毕竟在韩国买参要贵上很多。这个工作很让我满意,它介于简单的半体力半脑力劳动之间,比起单纯的卖鸡蛋更有趣。虽然基本工资很低,主要靠提成,但因此工作的自由度也很高,我可以以我自己的方式来做,多说几句或者少说几句,只要达到了效果就可以。花荣老板对我很信任,任我自由发挥。这个店是花荣温泉的副业,店里没人的时候居多,没人时我就走出店外,看看山看看云,神思游走一番。大多数时候我注意着从旅游车上下下来的人群,也想过会不会遇上熟人,怎么和他们打招呼,

解释，所幸的是长白山还不是过于流行的旅游点，我幸免了与熟人相遇。陌生的游客们都长着与我无干的面孔，他们带棒球帽，穿运动鞋，亦步亦趋地跟在导游后面。

朋友庄飞给我讲过一个关于猪的故事。那年他和一个朋友去西双版纳，雇了辆车到中缅边境上转了一圈，由于什么手续都没办，就在这边伸长脖子朝对面张望了一番，看看有没有传说中的色情扑克毒品枪支。看完了，司机说要带他们去一个玉石加工厂看看，他们立即警惕起来，这不是明摆着拉我们去购物当冤大头吗。我们不去。司机愁眉苦脸起来，和他们掏上了心窝子，我某某明人不做暗事。现在是淡季，没什么人来，我们根本挣不上钱，就指着把外地人拉到店里啦。你们什么也不用买，只要你们去，老板就给我一百。你们也挺累的，就到那边喝口茶坐一坐，有兴趣就看看没兴趣别理他（卖东西的饶舌店员）。我家里挺困难的……庄飞没容他继续唠叨下去，去就去吧。反正就看看。司机见状笑逐颜开，和他们一路攀谈，介绍许多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后来不知怎的话题又回到了买玉这件事上。庄飞试探着问，真有人买？有——。司机得意地说。今天算我运气不好，拉了你们两个北京的。如果是两个山东的，能从店里拿八百。还不算提成。八百？这么轻松拿八百？庄飞惊讶得眼珠都快掉出来了。他上下重新打量了司机，这个司机看上去其貌不扬，说不定是个大款呢。司机说，最烦拉上海人，一毛不拔，我一分钱都赚不到。庄飞好奇心更强了，心想说什么也得去玉石加工厂看看各地人民汇聚这里挨宰的场面。车到了商店，司机安排庄飞他们坐下，有小姐上来倒了两杯茶，庄飞看司机一掀门帘去了另一间屋，他正有话要说，跟过去，在门口只听得里面司机高声嚷道，今天拉了两头北京猪来。哈哈，北京猪，我们就是北京猪啊。庄飞讲到这儿豪爽地放声大笑。在长白山脚下我看

着一车一车的游客总是不由自主想起这个故事。

工作了一天以后,泡温泉是最大的享受。不知花荣旅店的老板使了什么手腕在竞争中独占鳌头,几乎所有的韩国团下山后都要在山脚下的花荣温泉泡泡。由于是一个旅游项目,韩国人把泡温泉当成了一项集体活动。他们排成两队,男一队女一队,鱼贯进入温泉(室内的,像公用浴池),先在淋浴处把身体洗净,再扑通扑通地跳到池子里,半个小时后,一个个皮色发红活像在水里沸过一样心满意足地走向旅游车。每天我得等最后一班旅游车走后才能进温泉,这个时候花荣的杂工在厨房做饭,老板关在屋里点钱,他们吃完晚饭才来泡,这会儿只有我一个人享受整个温泉池子,多么的惬意啊!

我住的房间就在温泉后面,一间十几平米的屋,进门右手是卫生间,打开水管,汩汩地流出温泉和山泉混合的温水。再往里走是一大张漆成明黄色的地热炕。这里海拔一千米,每天晚上寒气逼人,我的脸冻得冰凉,背上却总是热乎乎的。房间窗不大,正对着一大片树林,窗下有引温泉的管道通过,上面随随便便地覆盖着羊毛,被雨水冲刷得格外洁白,像漂白过一样,天好时泛着荧荧的光,据说铺在这儿是为了防止管道冻裂。城市里羊毛价值不菲,看来在这里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我刚到的时候以为是谁打了山羊随便把皮扔在这里。可奇怪的是一年来,我从未见山羊在这里出没过。山上的天气阴晴不定,雨说来就来,骤然下过一阵后戛然而止,雨过天晴后我站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植物和泥土气味掺杂的苦涩的芳香,觉得北京渐渐远了,在回忆中我很难记起大街上烟尘飞扬的味道。

所谓长白山山脚,范围很窄,不过是几家温泉旅店,一大块停车坪。向远处走一点是长白山瀑布,顺着山泉汇成的小河溯流走去,逐渐能感到飞流直下的水柱拍打水面四溅开来形成的

水雾。这和我在虎跳峡和尼亚加拉经历的惊心动魄有一丝相像，无论如何我不敢走得太近。每天傍晚泡过温泉后我向瀑布的方向散步，再原路折返回来。树林里我不敢进去，听说里面什么动物都有，包括猛兽。

花荣有不少工作人员，我和杂工顺姬的关系比较好，她说话少做事多，人很勤恳。来东北之前我就爱吃韩国菜，顺姬做的饭汉族和鲜族风味兼有，她的朝鲜泡菜更是一绝。顺姬有个女儿，学校放假来这里帮工。我刚到长白山时是夏天，顺姬的女儿金燕正好在那儿。她十几岁，惊人的白，和母亲一样不怎么说话。还是听她妈妈说金燕在山下的二道白河中学上初三，面临着接着上学还是上班的问题。顺姬要我给她拿主意。她说金燕对学习根本没兴趣，只想去远处打工，比如去北京什么的。顺姬说着，小心地看了我一眼。我说，学还是应该上，至少到高中毕业，这样以后才会比较有前途。道貌岸然地说完后，我立刻后悔了，什么前途前途的，我现在最恨的就是前途。我踏踏实实地把高中甚至大学都上完了，还去国外混了个鸟学位，可是又能怎样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前途，并不是只有一个升官发财的前途。顺姬一边择菜一边似乎在默默地想着我的话。我想岔开话题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扭头就走了。

这以后常常听到顺姬呵斥金燕，怎么没做作业啦，一天到晚也不看书啦什么的，我感觉到我的话起了作用。金燕的反应是低头不吭声，也从没见过她听顺姬的话后自觉起来，她的小脑瓜一定有了什么坚定的想法。也许没事的时候我应该和金燕谈谈，小孩子心里有想法可是不愿意和家长说，我这个来自她向往的北京的人对她应该负有责任。

金燕不爱学习，干起活来却有板有眼。她负责每天晚上打扫温泉浴池，大概晚上十点左右最后一拨人泡完温泉后走出来，

金燕就钻进浴池。只听里面传来哗哗用水泼地的声音,过不了多久她又钻进女浴池这边,又是一阵哗哗的冲水声,然后金燕招呼她妈妈进去一起洗。能听见母女俩在说话,声音很空旷。有时候活比较多,顺姬还在厨房为十几口人第二天的早饭做准备,金燕冲完水后就悄无声息了,想必一个人在里面泡温泉。打扫浴池的活虽说不重,但城市里像她这么大的女孩还处在只知道撒娇的阶段呢。

金燕对我很注意。一天傍晚我从瀑布边散步回来,金燕在温泉旅馆门口等我,你的吧,她把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摊开手掌看,原来是一粒扣子,我对照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这不是我的。金燕抿嘴一笑,不是这件,是那件蓝的。我想了想,大概差不多吧。金燕肯定地说错不了就是那件蓝的。我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前天穿的那件,我打扫浴池时发现的。说完,又抿嘴一笑走了。

那天没什么事,我在厨房里和顺姬聊天,正说到金燕,看见她在门口一闪而过。顺姬和别人聊天时金燕总是回避。顺姬把金燕叫住,来,燕燕,和大哥聊聊北京,你不是死活要去吗?我问金燕,你要去?金燕站在门口,好像觉得那里离我们远比较安全。她咬着嘴唇不说话。我又问,你去干什么?她妈妈没好气地说,做保姆。这么小的女孩去人家做保姆,你说我能放心吗?顺姬的口气里充满了哀怨。金燕对她妈妈的担忧无动于衷,她说不管北京有什么我也要。还没说完,就扭过头走了。弄得顺姬很下不来台。顺姬跟我提起家事,孩子她爸不要我们娘俩儿跟别的女的走了,听说那女的是北京的,这孩子从小就闹着要去北京。

金燕主动和我谈过一次北京。她说,你别听我妈瞎说,我根本不是因为我爸想去北京。我是觉得北京比这儿强多了。那么

多楼房，那么多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个人都会用电脑，跟那些韩国人似的。你们也就是来这儿玩玩，谁真愿意呆在这儿？像你这样一呆这么长时间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呢。我说，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安静，空气清新，呆在这儿能长命百岁。金燕撇撇嘴表示不相信。她说，来玩的人都说挺好，你看他们谁愿意呆在这儿？你看他们泡完温泉头都不回就走了。

来长白山玩的人并不多。韩国人几乎占了一半，许是他们那里弹丸之地没什么好玩的？还是因为这边毗邻北朝鲜，为了看上一眼界碑？他们大都坐着旅游车而来，旅游车把他们直接送上主峰峰顶，他们站在峰顶上眺望天池，照一张昂贵的集体照，叽里呱啦地说一阵，什么天池这么小，没什么好看的；或者，啊，太美了之类的。少数健硕的人选择徒步登山，出没在阳光或者薄雾下的金达莱丛中。

在花荣洗完温泉后游客们容光焕发，他们顺势踱到休息室，这时我的工作就开始了。我拿一根粗壮的山参，告诉他们长白山参的神奇功效。我的解说词通常是这样的：长白山人参在深山环境里自然生长，是中国人参里品质最好的。中国长白山人参可修补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损坏，以及作为气虚，严重身心压力，消化功能衰弱，心跳不正常及衰弱和患有长期咳嗽者的主要补品。它可直接影响脾脏，胃，肺和心脏的功能。可预防或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胆固醇，哮喘，胃肠炎，高低血压以及癌症。最早对人参药理功用给予高度评价的，首推《神农本草经》。这是中国第一部药物学经典。书中所收集的365种常用药材分为上，中，下三品，人参便是上品药材之一。中国人在宋朝时就曾做过试验：二人同走，一含人参一空口，各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呼呼大喘，口含人参者，气息自如。由此也可见人参对补气和抗疲劳的作用。而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人参不是治疗某种